



獨樂園遺址殘件



獨樂園遺址殘件



曾是洛陽花下客——歐陽修

1.

近讀阮元的《石渠隨筆》,偶然發現書中一處記述了宋畫《獨樂園圖》。阮元是乾隆朝的大學士,曾參與編纂《石渠寶笈續編》和《秘殿珠林續編》。《石渠隨筆》是他編書的經眼錄,可見宋人的《獨樂園圖》或已被編入《石渠寶笈續編》。於是,又隨即前往《石渠寶笈續編》去仔細追溯,果不其然。不過,這幅《獨樂園圖》的繪者究是何人,卻是未有交待。

這一日的讀書偶得,令我喜不自禁。君不知,若干年前,我已在遙想獨樂園了,並開啓了我的歷史漫遊之旅。只是那時還不知宋朝便已有人繪寫了這一座名園,這彷彿讓我看到了園中獨放的一朵宋朝的牡丹。

然而,又有誰能告訴我,這朵水墨牡丹,如今竟飄零何方?西風吹過,萬物蕭瑟,我卻只尋得宋代詩人范成大的牡丹詩句:“一年春色摧殘盡,再覓姚黃魏紫看。”

2.

獨樂園是北宋名相司馬光的故園,遺址位於洛陽市諸葛鎮司馬村。故園今已不存,古風淒淒,草木悲涼。唯園中的花草味道和書香氣息,千百年來依然芬芳馥郁,流轉不散。

北宋熙寧四年,司馬光辭去朝中職務,退居西京洛陽,潛心編修鴻篇史書《資治通鑒》。洛陽,本是他鴻蒙初開之地。當年,少年砥礪,智勇可嘉;而今,孺子歸來,壯心未已。

洛陽乃是十三朝古都,氣象萬千,魁斗高懸。也許,洛陽才是司馬光最好的歸處。古都閱史,閱盡王朝興衰;史地寫史,寫盡天下春秋。

再回故地,古城春色似曾相識,司馬光難免傷感:“春風不識興亡意,草色年年滿故城”;重修史章,漫漫遺迹依稀可辨,司馬光不禁贊嘆:“若問古今興廢事,請君只看洛陽城。”

——而這後面一句,便直抒了他歸返洛陽修史的心迹。兩年後,獨樂園建成,司馬光在園內住了十三年,心系社稷,思接千載,窮竭所有,獨樂其中,書寫出了一部浩如煙海的史學巨著《資治通鑒》。

司馬光有詩長嘆:

人生百歲隙中光,唯有高名久不亡。千古但令編簡在,清風養物一何長。

作為十三朝古都,洛陽自古多名園,東魏時期的《洛陽伽藍記》就記錄了當時洛陽的園林盛景。司馬光曾有詩吟:“洛陽相識盡名流”,“洛陽相望盡名園”,司馬光的好友邵雍也曾賦詩:“天下名園重洛陽”。

其時,洛陽共有一千多處名園,相形之下,獨樂園不過是一處園林小品,既非曠闊,總共不過佔地 20 畝;亦非奢侈,只有讀書堂、秀水軒、釣魚庵、種竹齋、採藥圃、澆花亭、見山台七處微型景觀,因而只是一個極為簡樸的園圃,卻是名滿天下的千古名園,只因園中的那一個人,那一部書,那一枝筆,那一畦經年不衰的牡丹。

北宋文學家李格非在《洛陽名園記》中,寫下了洛陽的十九處名園,其中落筆獨樂園,卻不過是言其“園卑小”,七個景觀處處都小,而且一處比一處小,不可與其他名園相比,云云。但又說:“所以為人欣羨者,不在於園耳”,自然,為人欣羨者,當是在於園子的主人,園因人而奉以為尊。

李格非是李清照的父親,女詞人少女時代曾住在洛陽環溪園的外公家,或許也是隨父親遊賞過獨樂園的。新婚之年,李清照曾作一首《慶清朝》,筆下寫盡洛陽名園的暮春花景,卻不知詞中是否可見獨樂園的牡丹芬芳?

禁輦低張,彤闈巧護,就中獨佔殘春。容華淡仁,綽約俱見天真。待得群花過後,一番風露曉妝新。妖嬈態,如風笑月,長帶東君。

東城邊,陌上正,日烘池館,竟走香輪。綺筵散日,誰人可繼芳塵。更好明光宮殿,幾枝先近日邊。金尊倒,拚了盡燭,不管黃昏。

只是,獨樂園衰落了,終有一天會頹敗,湮沒在歷史的塵埃里。明嘉靖年間的《河南郡志》對獨樂園略有提及,卻是語焉不詳,不知廢存。到了清嘉慶之際,根據《洛陽縣志》記載,獨樂園就是一片遺址了。

然而,不只是獨樂園,洛陽的其他名園如今也多已灰飛煙滅。說也難怪,十三朝古都的歷史陳迹又有多少能夠留存下來呢?原來,在時間的長河里,城池、宮闈和苑園都不過是轉瞬飄散的風煙,卻惟有紙上的歷史才是亙古久遠。

3.

所幸,司馬光曾以他的如椽史筆,寫下了獨樂園的諸多詩文,也留下了獨樂園的原始記憶。於是,由司馬光起筆,獨樂園便在歷代文人中筆筆相傳,紙紙相傳,成爲了一座紙上的花園。

在這座紙上的花園里,詩文和書畫,都是綻放的紙上花朵,裝點着獨樂園的風景,也裝點着我們的記憶。

司馬光青史留名,卻又詩文流芳。《古文觀

止》全書共 222 篇傳世名作,即編入其兩篇名文。清人朱孝臧編選的《宋詞三百首》里,也從其僅存的三篇遺世詞作中,收錄了其中之一。又聽說洛陽的學者新近已經編出《司馬光詩詞 1000 首》,這可真是一園盛開的牡丹呀!

君不見,獨樂園乃是司馬光的詩園,當詩人在風中漫吟,園中便飄灑着層疊不盡的詩篇,披拂而舒卷,沉鬱而綺麗。我隨手拈取一片,便是《其夕宿獨樂園詰朝將歸賦詩》:

平曉何人汲井華,轆轤聲急散春鴉。開園更有四五日,映葉尚餘三兩花。

宿病岑岑猶帶酒,無眠耿耿不禁茶。自嫌行樂坊年少,遽索藍輿且向家。

那四五日,汲水傾地,春鴉繞枝,在我的眼中,便是新晴遍野了。

那三兩花,影影綽綽,風姿招展,在我的眼中,便是春色滿園了。

司馬光從朝中退隱,只帶一傭人清居獨樂園,形單影只,孤寂落寞,與故友們少有往來,便有了這樣一首《閑居》:

故人通貴絕相過,門外真堪置雀羅。

我已幽慵僮更懶,雨來春草一番多。

詩意是:無人來過,門可雀羅。我慵懶,春草長多。

——雖說幽慵,卻是勞倦;看似孤居,實則獨樂。

再摘得一片詩葉,原是《獨樂園新春》:

春風與汝不相親,何事潛來入我園。

曲沼揉藍通底綠,新梅翦彩壓枝繁。短莎乍見殊堪喜,鳴鳥初聞未覺喧。憑仗東君徐按轡,旋添花卉伴芳樽。

看呀,司馬光在獨樂園賦詩,多是咏春,他真是一個春天的詩人呢,獨樂園便成了一個詩人的春園。

這幾篇,便是紙上的花園里,隨意撿拾的春詩散葉了。

4.

那么,司馬光的獨樂園,究竟是個什麼模樣呢?終於,我們就要走進司馬光的散文名篇《獨樂園記》了。

司馬光開篇即有言在先:王公之樂,非貧賤所及也;聖賢之樂,非愚者所及也。鷓鴣在林中築巢,不過是棲於一枝;偃鼠到河中飲水,不過是果於一腹。我的快樂僅此而已呀!

根據司馬光在文中的描述,他的獨樂園是這個樣子的:

園子的中央是讀書堂,藏書五千冊。南邊有一處房屋,屋下有水流過,淌入北邊的池中。池水漫出,環繞四周,緩緩北流,此地爲弄水軒。水池中間有一個島,叫釣魚庵。水池的北面還有六排房屋,因爲房前屋後種滿綠竹,所以叫種竹齋。水池的東面有 120 畦田,種植着各種花草藥材,採藥圃即在此處。南面是一片種植着芍藥、牡丹和其他花卉的花圃,其間是澆花亭。在園子的西南,還築一高台,登以觀山,名觀山台。

獨樂園雖是一處小園,卻充滿了文人氣息和田園風情。白日里,司馬光在讀書堂寫作《資治通鑒》,廳堂四周,清流流貫,草木葱籠。寫作之餘,司馬光儘可去弄水軒戲水,去釣魚庵觀魚,去種竹齋賞綠,去採藥圃嘗草,去澆花亭植花,去觀山台望遠:望天河浩瀚,山川遼遠,大地流金,風雲激蕩。

而到了夜晚——

明月時至,清風自來,行無所牽,止無所柅,耳目肺腑,悉爲己有。踽踽焉,洋洋焉,不知天壤之間復有何樂可以代此也。

如此明月,如此清風,如此踽踽,如此洋洋;如此行無所牽之獨,如此止無所柅之樂——天底下難道還有什麼更加快樂的事情嗎?司馬光不禁嘆道:這就是我爲什麼要把這個園子命之曰“獨樂園”的原因呀!

史學家們通常都把《資治通鑒》視爲一部鑒往資治的史學著作,而我卻似乎更願意站在一個人文學的側面去觀賞。我看到,當司馬光的靈魂飄浮於歷史的高遠,他的感知卻是在自然的天地間。在他凌厲的文字里,你絕對可以嗅到春風的味道,在獨樂園的樹梢上空呼嘯而過。

5.

因爲我還要匆匆趕路,沒把《獨樂園記》全篇附錄,我只能選擇要敘述,但我知道你一定不會滿足。

我等你停下腳步,我等你去搜百度,我等你等到日暮,我等你把美文通篇再讀一讀。

可是現在,我卻想讓你先讀一首司馬光的《西江月》:

寶髻松松挽就,鉛華淡淡妝成。青煙翠霧罩輕盈,飛絮游絲無定。

相見爭如不見,有情何似無情。笙歌散後酒初醒,深院月斜人靜。

你一定驚訝,或許問:這果真是司馬光寫的吗?這分明是秦少游的詞風呀,這不過是周邦彥的詞意呀,如此幽怨,如此迷情,如此淒艷,如此傷離……

你說司馬光是一個感性的文學家,你說司馬光是一個嚴肅的史學家,我讀到的司馬光卻是一個感性的文學家,你讀到的司馬光卻是一個感性的史學家,我讀到的司馬光卻是一個感性的史學家,你讀到的司馬光卻是一個感性的史學家,我讀到的司馬光卻是一個感性的史學家……

讀了《西江月》,再通篇讀一遍《獨樂園記》,又當如何?然後,再去讀《資治通鑒》,也許,你便能從史學中讀出文學。最好的史學,本身就是文學。

6.

好啦,接下來我們還要欣賞司馬光的獨樂園組詩。獨樂園有七景,七景有七咏,這就是《獨樂園七咏》。

第一咏,《讀書堂》

吾愛董仲舒,窮經守幽獨。所居雖有園,三年不游目。邪說遠去耳,聖言飽充腹。發策登漢庭,百家始消伏。

這一首詩,我竟是分外熟悉。1974 年批林批孔運動,把歷代的儒家都批了個遍,漢儒批的是董仲舒,宋儒批的就是司馬光。批董仲舒和司馬光時,這首詩便是反面教材。所以,那時就知道了,史學兩司馬,司馬還是好人,司馬光是壞人。

當然,這是我年少時始讀司馬光的第一首詩,前幾句我至今都能背下來。沒想到,許多年以後,我苦苦追尋獨樂園,卻在獨樂園里又邂逅到了這首詩,真覺得好有趣,又滿懷傷感。

這首詩,前兩句就是“我愛董仲舒,窮經守幽獨”,而且通篇寫的都是董仲舒如何“窮經守幽獨”。史家畢竟是史家,不用說這是司馬光以讀書堂爲題,讀史咏懷,以史抒懷了。以下各咏皆是如此。

第二咏,《弄水軒》。前兩句是“吾愛杜牧之,氣調本高逸”。

第三咏,《釣魚庵》。前兩句是“吾愛嚴子陵,羊裘釣石澗”。

第四咏,《種竹齋》。前兩句是“吾愛王子猷,借宅亦種竹”。

第五咏,《採藥圃》。前兩句是“吾愛韓伯休,採藥賣都市”。

第六咏,《澆花亭》。前兩句是“吾愛白樂天,退身家履道”。

第七咏,《見山台》。前兩句是“吾愛陶淵明,拂衣遂長往”。

由此七咏可見,不論是獨尊儒術的董仲舒,還是詩格高逸的杜牧之;不論是隱居釣台的嚴子陵,還是平生嗜竹的王子猷;不論是遁山採藥的韓伯休,還是醉臥花間的白樂天,抑或是采菊東籬下的陶淵明,皆因其心性的超逸和情致的高格,令司馬光引爲知己。司馬光以獨樂園的七景擬爲七咏,藉題發揮,咏頌史上七子,卻是在表明自己以古人爲師的隱逸之心。

於是,我想,司馬光建園初始,一定會有一個歷史的遠觀,一定會有一個詩意的運籌,一定會有一個有溫度的想法,一定是想到了要建一個自己的精神之園。

只是,我們站在歷史的邊緣,也說不清他是造景而入史,還是因人入史而造景;也說不清他

是以借喻七景而吟頌七子,還是以吟頌七子而借喻七景。但可以肯定的是,在七咏之詩里,司馬光乃是以古喻今,明史言志。

所以,司馬光的七咏組詩,表面上是咏物詩,實則是咏史詩;讀起來是七子詩,實則是抒己詩——我愛董仲舒,我愛杜牧之,我愛嚴子陵,我愛王子猷,我愛韓伯休,我愛白樂天,我愛陶淵明,卻是:啊,我愛我的獨樂園!

司馬光好可愛,孰不愛之?司馬光的獨樂園,其實並非是一人獨樂,而是與古人共享,與七子同樂。所以,司馬光建獨樂園也好,賦寫詩文也罷,都需當做歷史看。因爲,他有一雙歷史的眼睛,在歷史的深處。

史家畢竟是史家,可以把歷史寫成詩,但最終還是把詩寫成了歷史。

7.

蘇軾是司馬光的好友。司馬光偏居獨樂園期間,蘇軾也曾遭貶數處,流離無定,去過陳州、潁州、杭州、湖州、常州,走過密州、徐州、黃州、泗州,還遊過廬山、石鍾山,卻偏偏沒有到西京洛陽,否則,老友相聚,一定會留下詩文唱和的佳話,或許再次“墨茶之辯”,亦未可知。

都說詩在遠方,蘇軾確實在遠方給司馬光寫了一首五言古詩:

《司馬君實獨樂園》

青山在屋上,流水在屋下。中有五畝園,花竹秀而野。花香襲杖屨,竹色侵盞斝。樽酒樂余春,棋局消長夏。洛陽古多士,風俗猶爾雅。先生臥不出,冠蓋傾洛社。雖雲與衆樂,中有獨樂者。才全德不形,所貴知我寡。先生獨何事,四海望陶冶。兒童誦君實,走卒知司馬。持此欲安歸,造物不我捨。名聲逐吾輩,此病天所積。撫掌笑先生,年來效嗜啜。

熙寧十年四月,蘇軾剛剛到徐州任所,半個月後,即收到了司馬光寄來的《獨樂園記》。以時間來推斷,可以想見當時司馬光急切的心情,他是多么希望蘇軾能夠早日分享他的獨樂呀。

讀罷,蘇軾當即提筆寫下了這首五言古詩。其實,蘇軾的這首詩應該是一封給老友的回信。由於是採取古體詩而不是格律詩的形式,可以隨意轉韻,不必講究平仄,句數也沒有限制,因而更爲適意和自然,又平添幾分古雅的韻味,是文友間較爲逼格的叙懷方式。

蘇軾體察到了司馬光對獨樂園的喜愛,更爲老友開心,所以開篇就給獨樂園點了許多贊,文辭之美甚至超過司馬光,竟如同在獨樂園里身臨其境一般。

但是,蘇軾似乎並不相信司馬光的獨樂,洛陽城的人都知道司馬相公住在此地,他每日肯定會和友人吃吃喝喝,怎么可能獨樂?蘇軾倒是認爲司馬光沉溺于獨樂園,不關心朝政,會放棄了自己的政治抱負。於是,蘇軾就循循規勸司馬光要不忘初心,對世事不要不聞不問,裝聾作啞。

所以,這不是一般的書信,而是類于勸諫書。

可以肯定,蘇軾之所以沒有去過獨樂園,是因爲司馬光沒有相邀。如果司馬光寫信請他,他定會赴約。蘇軾哪里知道,司馬光確實是謝絕了許多的朋友,閉門獨樂,樂在其中,卻是身在草野,心系廟堂,風雨晨昏,筆耕不輟。子非魚,安知魚之樂……

蘇軾有所不知,司馬光之所以獨樂,是因爲有一件最重要的事在做。爲了寫《資治通鑒》,司馬光“遍閱舊史,旁及小說,簡牘盈積,浩如煙海”,以致“筋骨癢痺,目視昏近,齒牙無幾,神識衰耗”,就是爲了給朝廷,也是爲了給國家和歷史,寫一部治國的大書。

司馬光與蘇軾雖是同路人,但心性不甚相和,政見也漸有裂隙,後來終於分道揚鑣,令人唏噓。

蘇軾本是詩家,司馬光本是史家。蘇軾逍遙快活,司馬光孤獨寂寞。蘇軾邊走邊說,司馬光讀書寫作。蘇軾做個人間煙火,司馬光坐觀歷史星河。蘇軾是季風,司馬光是沉水。季風掠過,水起波瀾,波瀾不驚。卻見季風過處,鷺飛草長,花開遍野。

蘇軾是積雲,司馬光是古寺。積雲起處,梵音清越,法相莊嚴。猶有積雲帶雨,萬木葱蘢,山岡清涼。

在獨樂園度過了十三年春秋,司馬光最終完成了《資治通鑒》,重返朝廷。從此,獨樂園再無司馬光,成爲了一座孤園。兩年之後,司馬光帶著對獨樂園的眷念闔門而逝。

蘇軾寫了祭文,“然其所立,天亦不能亡也”;又寫了《司馬溫公神道碑》碑文,一不留神還成了傳世的名帖。蘇軾一生,該寫的文字都寫了,尤以遊覽赤壁的一詞二賦最爲著名。 接 下 頁

紙上的花園

方 鳴